



世界中篇小说经典

拉美卷

陈中义 主编

CHENZHONGYI

ZHUBIAN

春风文艺出版社

CHUNFENGWENYICHUBANSHE

辽新登字 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中篇小说经典/江枫,古继堂主编.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6. 10

ISBN 7-5313-1655-2

I. 世… II. ①江…②古…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6367 号

世界中篇小说经典·拉美卷

Shijie Zhongpian Xiaoshuo Jingdian lameijuan

主 编:陈中义
责任编辑:王 烨
责任校对:潘晓春
封面设计:杜凤宝

出 版 者:春风文艺出版社
邮 编:110001
地 址: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电 话:3864927

印 刷 者:鞍山市第三印刷厂
地 址:鞍山市旧堡路同兴街 49 号

发 行 者:春风文艺出版社

字 数:540,000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23
印 数:1—6000
版 次:199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13-1655-2/I·1448
(全八卷)定价:260.00 元

《世界中篇小说经典》编委会

主编

江 枫 古继堂

分卷主编

文洁若（日本卷）

文美惠英国卷

吕同六（意大利卷）

李文俊（美国卷）

陈中义（拉美卷）

张佩芬（德语国家卷）

郭家申（俄苏卷）

桂裕芳（法国卷）

策划 王 烨

编委	王 烨	文洁若	文美惠	古继堂	江 枫
	吕同六	刘烈恒	李文俊	李勤学	陈中义
	张佩芬	郭家申	桂裕芳		

本卷序

陈众议

假如没有埃及人的“纸”，荷马史诗也许就流传不下来。反之，假如我们的祖先早就发明了纸，则他们未必这般的擅长炼字。载体是个最实际的问题。作为“稗官野史”的小说，倘若动辄数十万字，在古代怕都是“罄竹难书”的。庄周所谓的“惠施多方，其书五车”，今天听之，不免有些嘲讽意味。五车竹简，几百册书也，还不抵一个中学生的书架。依此类推，吾辈不佞，亦当自惭形秽：即使学富五车的“车”是十吨大车，其书还不是一棵孺子能担的光盘！

然而，光盘代替不了书，就像影视代替不了写在纸上印在书上的小说。限于篇幅，个中原因，不便在此数说。但是，影视、电脑的应运而生，又实实在在地影响了书和小说。拿小说而论，从内容到形式，上千年的沿革不及近百年的变迁。其中就牵涉到篇幅或者体裁的凹凸消长。

虽说中篇小说在世界范围内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体裁而兴旺发达是近现代才有的事，但在欧洲，它的历史却非常悠久，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像朗戈斯（约公元2至3世

纪)的《达夫尼斯和赫洛亚》(约公元2至3世纪)和卢奇安(约120—?)的《真实的故事》都称得上是最古老的中篇名著。当然,19世纪之前,东西方文学中并没有中篇小说这种说法。像《达夫尼斯和赫洛亚》或《真实的故事》这样写得不长不短的小说也并不多见。

中篇小说开始较多地产生,应当说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之后,而它的蓬勃发展则显然是现当代的事了。

西班牙的《小癞子》(全名为《托梅斯河上的小拉撒路》)初版于1554年,时值文艺复兴运动在欧洲兴起。作品以第一人称叙述穷孩子拉撒路的流浪生活,从而开了流浪汉小说的先河,对欧洲各国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类似于《小癞子》这样的作品,在16、17世纪的西班牙、葡萄牙及其他欧洲国家时有发生,但影响不及当时的骑士小说。骑士小说篇幅冗长、情节曲折,曾颇得一般读者的欢迎。为改变当时的阅读定势,塞万提斯在创作极具讽刺意义的《堂·吉珂德》的同时,推出了一系列短小精悍的《训戒小说》,令时人耳目一新。以篇幅而言,《训戒小说》只能算是短篇小说,但塞万提斯用的却是“小说”,和骑士小说及其他所有小说一样。由此可见,到了17世纪,西班牙还没有“长篇”、“中篇”和“短篇”的概念。小说就是小说,只是小说。其他欧洲国家情况大致相同。

18世纪是戏剧和诗歌的世纪,欧洲各国几乎没有产生像样的小说。到了19世纪,小说空前地兴旺发达起来。小说这一传统文学体裁焕发出新的青春,派生出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微型小说等各种子体裁、小体裁或小小体裁(更确切地说是确立了这些子体裁、小体裁的相对的独立地位)。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繁荣显然是受了造纸业的推动。

当然，一种体裁的兴衰取决于社会及文学自身发展等多方面因素，造纸业、印刷业、出版业的兴盛只是重要原因之一。

前面说过，中篇小说的辉煌是近现代尤其是20世纪才有的事情。这无疑与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及视听艺术的产生有关。由于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传统的、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愈来愈令人望而生畏。面影视，尤其是电影这种长度有限的典型的时间艺术的产生又多少挟制了长篇小说的继续盛行。于是长度和电影剧本相当，两三个小时可以读完的中篇小说开始大行其道。另一方面，影视的崛起称得上文学有史以来所遇到的最大挑战。当然，这种挑战不是一开始就昭然若揭的。这里有个过程。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电影非但从来背离过文学，而且还给文学创作提供了不少可资借鉴的东西。且不说电影对托尔斯泰的启迪如何成为美谈，就是“蒙太奇”这一项也曾给文学带来勃勃生机。何况，电影甚至后来的电视剧或电视连续剧等，也都曾定文学于一尊，把自己当作“银幕（荧屏）上的文学”。曾几何时，电影理论界甚至还大谈电影将永远无法超越文学，因为它明确的时空界限“终究”不能使它提供受者参与的可能性，如定格分析、反复欣赏等等。何况，“先入为主”，这是最浅显不过的道理。把文学名著搬上银幕荧屏的实际效果与受者的期望值、文学的丰富性之间的差距总能给这一说法提供明证实例。但是，随着电视、录像及多媒体电脑的普及，某些问题得到了几近圆满的解决。影视甚至不再像开始那样依附于文学作品。总之是时过境迁，影视不再视自己为文学或文学的影子，作为综合艺术，它们的地位已经确立，而且正最大限度地在“功能”上取代和超越文学：认知、愉悦、信息、记忆、纪实（尤其是纪实）等等。这是就目前而言。

诚然，文学对于视听艺术的特殊优势依然存在：抽象与具象的并存、思辨与白描的统一，以及文字的张力、阅读的魅力等等。

中篇小说是一种介乎长篇和短篇之间的一种既能展示一个较为宽广、完整的历史画面和故事情节，又能伸缩有制、疾舒有衡的相对独立的文学样式；既不受主题、题材的限制，又符合现代生活节奏，得到了现当代作家和读者的普遍欢迎。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20世纪是中篇小说的世纪，中篇小说无论在数量还是影响上，都已达到或超过长篇小说。这就是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中篇小说的汪洋大海。

本卷所要反映的是二十来个国家的中篇小说名著，片面和失衡自不待言，挂一漏万也是在所难免。幸好中篇小说是个相对年轻的文学体裁，时间尚未赋予我们足够的距离以对所选作品的“名著”或“经典”与否作出明确的界定。这就给了选编者相对的自由。

二

众所周知，拉丁美洲小说历史较短，当欧洲有塞万提斯、巴尔扎克的时候，拉丁美洲小说还是一片蛮荒式的空白；然而，峰回路转，斗转星移，当拉丁美洲出现了马尔克斯、卡彭铁尔的时候，欧洲却发出了“题材枯竭”、“形式掘尽”的悲鸣。这岂不印证了蒙泰涅“新世界升腾之日，旧世界没落之时”的预言？

曾几何时，从属于西、葡殖民统治的拉丁美洲是没有小说的。个中原因，历来是拉丁美洲小说史家们孜孜探究、诠释的焦点。然而，时至今日，摆在我们面前的仍是一次次不休的争论、一个个难解的疑团。

我们难于也无意于给这么一个复杂的历史问题下定义，但纵观先辈们为此呕心沥血、孜孜不倦地劳作所获得的发现、所作出的论断，至少可以认为，殖民地时期拉丁美洲之所以没有小说是因为：

一、西、葡宗主国的有关法令。据梅嫩德斯·佩拉约派语文学者的考证，西班牙、葡萄牙相继于16世纪初颁布法令，严格禁止小说传入其美洲殖民地。其中，西班牙当局于1531年4月4日颁布的有关法律条文最为严厉。在这些条文中，西班牙王家法院明令禁止任何“小说及消遣性故事，如《阿玛迪斯》^①等类似的作品传入印度^②，以免给印第安人造成不良影响。因为诸如此类的坏作品都不宜于印第安人阅读、效仿”。^③为了达到令行禁止的效果，西班牙王家法院又于1543年再次颁布法令，严格禁止小说进入其美洲殖民地，并采取了严格的商检措施，堵塞了一切可能产生的漏洞，以免印第安人以为《圣经》和其他正经书籍都是幻想作品。

二、印第安美洲缺乏小说传统。早在西、葡殖民主义者入侵美洲之前，印第安文化就已然盛极而衰。在当时流行的文学品种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诗歌，而且是充满宗教色彩的诗歌。神话传说的原生形态已经衰微，叙事文学尚未成熟。

三、殖民地当局的文化价值取向。随西、葡殖民者进入美洲大陆的首先是粉饰太平、崇尚浮华的巴洛克主义文风。这是文艺复兴运动后期盛行于西班牙、葡萄牙的一种逃避现实、片面追求形式完美的唯美主义诗潮。它与殖民主义者追求享乐的心态、穷奢极欲的作风一拍即合。于是乎美洲殖民地产生了一大批令宗主国文人震惊的诗人，他们摹仿旧世界诗人，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赶超精神”。而小说是不惑的体裁，有批判的本能、暴露的基因，^④当然不利于统治阶级的基

业千秋。

然而，小说还是进入了西、葡殖民地的。据著名学者罗德里格斯·马林考证，宗教裁判所曾经取代王家法院的职责，承担了海关“商检”工作，采取了比王家法庭更加严厉的书检手段，但由于统治者之间的种种“人情”、“关系”和有关人员的徇私枉法，小说（包括《堂·吉珂德》）其实早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便悄悄地进入了美洲，只是数量稀少、影响有限罢了。

没有源，当然也就难以有流。因此，拉丁美洲小说迟迟未能出生，直至独立战争的来临。

18世纪末，随着封建主义制度在欧洲和北美的彻底崩溃，世界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资产阶级革命似滚滚洪流，汹涌澎湃，冲击了一切旧的殖民体系。长期遭受西、葡殖民统治的拉丁美洲人民顺应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高举起“自由、平等、博爱”的大旗，拉开了独立战争的序幕。

拉丁美洲的第一部小说《癞皮鹦鹉》便是在独立革命的浪潮中诞生的。它的作者是墨西哥思想家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1776—1827）。《癞皮鹦鹉》创作于19世纪初战火纷飞的年代。小说最初以小册子的形式在社会上流行，受到垂死的殖民当局的查禁后转入“地下”，直至1831年才得以全部面世。这是一部影响深远的流浪汉小说，始作于1815年。作品时间跨度很大，几乎从殖民地末期写到了独立革命高潮，涵盖了整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表现了殖民地人民的苦难和觉醒。

诚然，漫长的独立革命时期并没有产生中篇小说，更没有产生第二位值得一书的小说家。除却少数几篇浪漫主义小说如《克莱门西娅》（1869）、《蓝眼盗》（1888）等，拉丁美

洲有中篇小说，应当说是现当代的事情。

和新时期中国小说发展的情况相似，拉丁美洲小说的“爆炸”起始于短篇。30年代，由于特殊的文化历史原因和不断变化延泽拓展更新的西方文学艺术的影响，拉美作家在急于介入生活、走向世界的骚动和喧哗中选择了“短、平、快”。但进入40年代以后，由于前面说过的种种原因，也由于拉美作家有了一定的积累并逐渐成熟，朝花夕拾式的“报刊文学”便不再独领风骚，于是，中篇小说迅速崛起并一跃而成为群艺之冠。它们往往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现，而且常常一问世便被搬上银幕。小说电影相得益彰。

① 西班牙最早的骑士小说之一，对塞万提斯等16世纪的西班牙、葡萄牙作家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② 哥伦布错把美洲当成了印度。西印度由此得名。

③ 费尔南多·阿莱格里亚：《西班牙语美洲小说史》，墨西哥，1966年版，第9页。

④ 也许可以从弗莱所说的自神话到写实再到神话的世界文学的历史引发新的联想，从而使文学自神话到史诗到传奇到抒情到写实到神话复归的历史与人类的童年、少年、青年、成年、老年相对应。

拉美卷目录

本卷序	陈众议	
莫雷尔的发明	〔阿根廷〕比·卡萨雷斯著	/1
	赵英译	
地道	〔阿根廷〕萨瓦托著	/92
	丁文林译	
佩德罗·巴拉莫	〔墨西哥〕鲁尔福著	/193
	屠孟超译	
危地马拉的周末	〔危地马拉〕阿斯图里亚斯著	/320
	南开译	
追击	〔古巴〕卡彭铁尔著	/368
	晓林译	
金卡斯之死	〔巴西〕亚马多著	/444
	孙成教译	
奥拉	〔墨西哥〕富恩特斯著	/500
	赵英译	
没有界限的地方	〔智利〕多诺索著	/537
	段若川译	
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哥伦比亚〕加·马尔克斯著	/646
	李德明 蒋宗曹译	

莫雷尔的发明

〔阿根廷〕比·卡萨雷斯 著

赵 英 译

作者简介

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1914— ），阿根廷作家，7岁开始写作，14岁发表第一篇小说，从此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中短篇小说。《莫雷尔的发明》（1940）是他的代表作，博尔赫斯曾经用“完美”二字予以评价。作品熔幻想与现实于一炉，表现了一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虚虚实实、虚实相生的奇妙境界。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莫雷尔的发明》在80年代之前并未引起世人的关注。比奥伊卡萨雷斯也是进入80年代以后才被重新发现并被拉丁美洲文学界、读书界定于一尊的，尽管在此之前他已经发表了二十多部作品并一再受到博尔赫斯的赞美。1990年，他终于获得了西班牙语文学的最高奖——塞万提斯奖。

今天，这岛上出了一桩怪事：仲夏提前来临！我把床搁在游泳池旁，然后跳进水里，一直泡到很晚。酷暑使人无法

入睡；出水两三分钟，我就浑身冒汗。

清晨，远处飘来悠扬的乐声将我唤醒。我不能再回博物馆去找东西了。我顺着山坡往南跑，跑到污水齐腰、长满水草、尽是蚊蚋的南海滩。这时，我幡然感到，我跑得太仓猝、太荒唐了。我想，这些人不一定因我而来，或许他们压根儿没有发现我的存在。然而我无拳无勇，为保险起见，还是乖乖地躲进了岛上最僻静、最安全的地方——大海每周一次光顾的沼泽。

我写日记，是为了记下这些令人费解的怪事。倘若我命大福大，不马上溺死、闷死或因绝望而惨然自尽，我要写一本《幸存者的自卫》或《马尔萨斯^①颂》以此鞭笞毁灭森林和荒原的罪人。我要向全人类证明，这世界是所有逃亡者的地狱，它的警探、档案、报刊、电台和海关如此缜密发达，以致所有法的谬误都注定要成为不可逆转的既成事实。

今天是我开始记日记的第一天，而这是昨天所未曾想到的。在这样孤寂的岛上居然还有可做的事情！树木是何等坚硬！海岛像一只活动的巨鸟，空旷无比！

我到这里来，是因为有个在加尔各答经营地毯的意大利人（用他的语言）对我说：

“像您这样一个逃亡者，全世界只有一个地方保险，不过那地方荒无人烟，是个神秘的海岛。多年前，大约是1924年吧，一群白人登上海岛，异想天开地在岛上兴建了博物馆、小教堂和游泳池，现在恐怕早已荒废了。”

我立即打断他的话。我需要他的帮助，到那个荒无人烟

^① 罗伯特·马尔萨斯（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因1798年发表《论居民的准则》而成为控制人口论的鼻祖。

的孤岛去。意大利商人于是接着说：

“就连中国海盗和洛克菲勒研究中心^①的那些白色考察船也不敢冒这个险！那地方有种怪病，人得了就会由表及里慢慢烂死：先掉指甲、毛发，然后皮肤、角膜以至整个机体逐步坏死。全过程多则半个月，少则七八天。有一次，一艘蒸汽船偶然在那里停泊，结果所有船员的毛发、指甲都很快脱落，而且舐糠及米，终致危亡。当日本巡洋舰名村号几天后发现这艘蒸气船时，船上的人已全部丧命，无一幸免。后来，蒸气船被日本巡洋舰的火炮击中，沉入了海底。”

我的命运如此悲惨，以至我别无选择，决定去冒一冒这个险……意大利人想劝阻我，最后反而被我说服，帮助我来到这个人迹罕至的神秘海岛。

昨晚，我又一次（第100次）与这个荒岛作伴……我看着岛上的建筑，不禁设想搬运这许多石块的艰辛，设想就地取材、在岛上造一座砖窑将会使事情变得多么简便。我迟迟不能入睡……黎明时分，音乐乍起，人声嘈杂，打断了我的睡梦。由于长时间的逃亡生活，我睡觉很轻。我深信不曾有轮船、汽艇或飞机靠近。即便如此，在如此炎热的仲夏之夜，难说不会引来避暑人群。这不，他们兀然降临，在草地上跳舞、散步，在游泳池里嬉戏，一如慕名到特盖斯^②或马里安温泉^③度假的游客，熙来攘往，优哉游哉。

从污秽不堪的沼泽，我看到人们爬上山顶，走进博物馆去。我把他们的突然出现归结于昨晚的炎热。我想他们不是

① 由美国实业家老洛克菲勒（1839—1937）创立的医药研究中心。

② 危地马拉旅游胜地。

③ 捷克斯洛伐克旅游胜地。

幻觉的产物而是客观的存在，是真实的，至少跟我一样真实。

他们的穿着又和前几年我见到过的服装趋同了：可笑的、过时的轻浮（至少我是这么看的）。然而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时髦的转换和回归都是很正常的，跟下人们喜欢从不久前过时的神奇中发掘神奇。

鬼知道我为什么要全神贯注地一直注视着他们，我看到他们在毒蛇出没、荆棘丛生的草地上跳舞……

这些不自觉的捣蛋鬼，居然跑到这里来欣赏《巴伦西亚》和《献给二位茶一杯》（震耳欲聋的音乐从唱机发出，淹没了风声和涛声）。他们剥夺了我赖以生存的一切，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我的安身之地，把我赶到了脏不可耐的沼泽。

窥视这些不速之客是个危险的游戏，因为每一群文明人都可能同法律或外交有关；一旦他们发现了我，那么用不了多少时间和程序，即可将我送回监狱。

同时，我那夸张的好奇心使我不能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们（因为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我的同类了），他们满足了我间或的需要。但我又不得不随时让自己回到我目前所处的现实环境中来。首先沼泽可不是闹着玩的，即使是最机敏、最有经验的海岛土著，也难免顾此失彼而多有不测，何况我。其次，要看清他们并不容易。他们在山上，我在山下；仰望这些冒失鬼犹如仰望时隐时现的巨人，只有在他们接近山坡时，才比较看得清楚，而那时我又最容易被他们发现。

我眼下处境不妙是可想而知的。几天前刚涨过潮，而且海水以前所未有的冲动涌进了这片沼泽。

夜幕降临，我用灌木的枝叶遮盖身体，在水中（当然是醒着的）泡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七点光景，或许更早，潮水又一次涌上岸来。大潮每周一次，小潮天天有规律地时涨

时落。潮涨潮落在灌木丛中留下了标记，我必须根据这些标记确定我的位置，稍有不慎，就会被潮水吞没。

当我想到这白纸黑字可能成为我的遗言时，心里颇不是滋味。如果我真该这样死去，那么至少得让我证实，当我最终被人发现时，已不再有谁说我这是在撒谎，也不再有谁相信对我的判决是公正无误的。为此，我要把我的这份报告附在莱奥纳尔多——*Ostinato rigore*^①——的护照上，看看世人是怎么对待这一切的。

我想这小岛叫维林斯，属于埃利斯群岛^{②③}。从地毯商达尔马奇奥·翁布雷利埃里（加尔各答市拉姆克里希纳普尔区希德拉巴德街 21 号）那里，你们可能获得更多有关此岛的信息。这位意大利商人曾经款待过我，把我藏在波斯地毯卷里。后来（也是在他的帮助下），我上了船……我不是有意要牵连上他，我之所以把他写进日记里去，完全是因为我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幸存者的自卫》将不对世人隐瞒任何细节。如果老天有眼，那么只要有记忆存在，世人将不会忘记他翁布雷利埃里曾经给一个不幸的无辜者以仁慈的帮助。

船航行到拉包尔岛^④。我拿着意大利商人的名片拜访了一位公司职员（他的公司在西西里岛遐迩闻名）。当晚，明月耀眼，在海产品贮藏加工厂喷发出来的一团团浓烟的掩护下，我得到了如何抵达目的地的最后指点和一艘偷来的小划艇。

我头顶烈日，使出吃奶的力气拼命划船，在迷失方向

① 意大利文：永久有效。

② 位于太平洋，英国所有。（不过从岛上种类繁多的植物看，它又不像是埃利斯群岛——编者原注）。

③ 本文中“编者原注”均为作者自注。

④ 位于太平洋美属俾斯麦群岛。

(那人给了我一枚指南针,可我不知道怎么使用)、病病恹恹、两眼昏花的情况下来到此岛。小艇是在东海滩搁浅的(毫无疑问,当时正值涨潮,小艇才没有撞上坚硬的珊瑚礁),我软绵绵地瘫在艇上,十分恐惧,完全丧失了庆幸的能力。就这样,我昏昏沉沉,久久不能自己。

岛上植物繁茂。灌木、野草和春夏秋冬四季的鲜花,一茬紧接着一茬,而且常常是不等头一茬枯萎,另一茬已然超前地萌发、生长。故而,岛上四季常青,繁花似锦。然而这里的大树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它们大多枝叶稀疏,冠部凋落,主干上又病态地抽芽发青。我以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不外乎:野草急不可待地汲取了土地的全部营养,或者树根碰到了岩石(小树不断生长的事实说明这后一种推断是可以成立的)。山顶上的树木异常坚硬,简直坚不可摧;山脚下的树木又软得可怜,捏一把都能捏碎并挤出黏乎乎的树汁来。

山顶是平坦的(除西坡偶有岩石裸露外,山坡上长满了绿草),中央耸立着一座博物馆、一座小教堂和一个游泳池。三者都是现代建筑,造得方方正正、结结实实,只是石料加工得比较粗糙,同精美的建筑风格不那么协调。

教堂呈长方形,像只小巧玲珑的火柴盒。游泳池也是精心设计的,但由于它低于地而,难免成了毒蛇、蛤蟆甚至巨蟾及各种水栖小动物的聚居地。博物馆是个庞然大物,高三层,平顶,设前后两个走廊;前走廊较宽,后走廊稍窄。博物馆顶端有一座小圆塔。

博物馆的门洞开着,我毫不犹豫地住了进去。我把它称作博物馆是受了意大利商人的影响。至于他为什么说这是博物馆,只有鬼才知道!其实,它满可以是一座医院,或者一